

楚

寶

楚寶卷二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源後學周璽楷輯纂

伍象濟較訂

真儒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

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位
王達欲深治之。達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願獨與之
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
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慙。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
績尤著。罷守柰。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
願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
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
家大姓。黠吏惡少。憐憫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
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讒口臨之甚威敦願處之超然通判處州抃守處熱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

於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
戮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
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

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覺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至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椽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願○願○往○受○業焉○
敦○願○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
此○矣○故○願○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題○
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願○未○悟○訪○敦○願○敦○
願○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
願○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
子○廟○庭○二○子○壽○齋○燕○官○至○寶○文○閣○待○制○

黃庭堅濂溪詩叙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

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容。求世故。權與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小吏。在江湖。槌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其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聞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迴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于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寬中。歲乞身。老於

溢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溢
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
樂媿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
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忠於求志薄
於徵福而厚於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糞黷陋於
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
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敦實
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敦頤二子壽盡皆好學承家
求余作濂溪詩思詠先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

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髮鬢
其音塵。溪毛秀兮水清可飯，莢兮濯纓不漁民
利兮又何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
以爲壽。蟬蛻塵埃兮玉雲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
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
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琴音兮不知何
處散髮醉高荷，爲葢兮倚芙蓉以當伎。霜清水寒
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爲家。懷連城兮珮
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

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朱熹通書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
姓周氏。名淳。願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
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
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
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
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
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
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

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
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
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
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
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
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
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
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

久○乃○若○蘊○有○得○焉○雖○其○密○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
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
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
幾○何○條○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
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
蘊○然○剗○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魏鶴山邵州祠記曰自孔孟以來爲五百年者三
矣聖遠言溷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

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雜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而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而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得其傳道。日以彰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行究極。亦幾無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爲藻飾詞辨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爲紿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費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

生所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爲釋老。而世莫之悟也。

鶴林玉露曰。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挫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

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廬山濂溪考

按廬山稱名其說不一據豫章舊志則廬俗本姓匡其父佐漢定天下而亾漢封俗於鄱陽曰越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修真此山故山以廬名矣從其姓也據遠法師志又謂殷周之際有匡俗先生者栖止此山時人呼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從其居也據周景式則曰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廬于此山後來羽化惟空廬存故人以名山亦從其居

也。其山四方周四百餘里。鬱鄩之巖萬仞。懷霧抱
異苞。諸仙迹。故爾山水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
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
者。忘歸矣。周茂叔濂溪。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五
里。朱晦菴云。茂叔卒。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亦在
府城南。又張南軒云。濂溪里名也。先生家世其間。
及寓于他處。而不忘其所自故。亦以是名溪。在道
州城西二十五里。卽先生故宅。

周式

周式湘陰人有行義爲嶽麓山長祥符八年召見拜
國子學主簿詔留講諸王宮式辭賜對衣鞍馬使歸
教授鄉里增賜中秘書勅賜嶽麓書院名額
張栻嶽麓書院記曰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向壑
木茂而泉潔爲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魏守朱
洞首度其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
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爲州請于朝乞以
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誼著祥符八年召見

便殿拜國子學正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
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篋登堂
者相繼不絕

聖楷曰周式行事無所考見以其爲書院之初始
故足錄也其後湘潭有鍾震湘鄉有周爽彪虎臣
諸子皆以經行修明不愧正學蓋是時朱晦翁張
南軒唱和于江潭胡文定公父子家南嶽山下而
道州尤爲茂叔故里蘭槐之根漸澤之在人故君
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不可不慎所漸矣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驢記、以學行知名、
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錄、
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
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
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
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
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
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

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
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
酒食肉既塋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
致其於昆季尤篤友愛又爲人簡重不校有慢己者
必厚爲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
而後已爲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長於
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之思無邪孟子
之以意逆志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
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

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
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
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請莊周孟子之
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
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
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
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
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

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
文集二十卷七子論說謚諷誣說詩論鼎州司理蔡
軍誥湖州歸安主簿

聖楷曰周堯卿與元公生同時居同地其經行又
見重于范文正諸人而後儒卒鮮有稱述之者豈
其學固不欲使人知歟抑地僻遠著作未易流通
歟然宋史有傳故里有墓猶可得而考識云墓在
永明縣紫微岡

朱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門制登宋政和進士第，任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任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公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

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視憂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關以震爲贊讀。仍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

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禘，紼而行事。」春秋書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眞宗若明德皇后喪，旣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以日易月可也。

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童諫禮官叅議卒用御
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
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足疾不果震經學深醇有漢
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穆修傳
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旣旣傳許
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專身
惇頤惇頤傳程頤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二程邵雍
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
惇頤作通書程頤作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

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
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玉弼盡
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
詳焉其論圖書授受原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聖楷曰宋自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
始召楊時真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
在講席薦尹焞甚力旣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
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於是尹焞辭疾不進胡安
國奉祠居衡陽朱震引疾告去不允至紹興八年

震疾亟薦尹焯自代輔臣入奏上憮然曰楊時物
故胡安國與震又亾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
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焯代資善之
職但焯微賸恐教兒費力爾親此則震之出不苟
就死不忘君有超絕諸儒者矣所著易傳十一卷
卦圖三卷易傳叢說一卷載宋藝文志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濶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賊，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穆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豐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復以九族俱燼，不欲北，因與樞談。樞悉其自裁醫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遂馳馬周號積屍間，誓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

趙復

二

五

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隋晉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朝，道經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毫。

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
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
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
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
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顏淵言行。作希賢錄。
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
隱蘇門。乃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
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
易。而耿介。雖居燕。不怠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諡元好。

問、文、名、擅、一、時、其、尚、魁、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
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
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
之、曰、江、漢、先、生、子、卿、月、克、紹、家、學、云、

姚燧序江漢先生死生畧曰江漢先生至燕名益
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燧
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
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
好見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

公不怠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蹠膏血以鬪，魍魎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

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
生之志敢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
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
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
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
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
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
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歐陽玄趙忠簡祠堂記曰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

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
勝其說既而蔡京爲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
大壞京客張昺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
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
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
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
公斥程氏門人散亾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
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爲程氏學者其後禁
稍弛宋已日別皇元熹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

朱書北度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于有司於是天下學術棄然一趨於正時相彞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爲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貧翁請卽解之間喜縣學爲忠簡祠云

北學諸儒考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少知讀書有膽畧太宗罷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

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會伐宋命惟中於軍
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
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
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
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
濟天下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
王佐畧楊惟中乃與之偕觀太宗歲乙未南伐詔
樞從惟中即東中求儒道釋鑿卜者會破棗陽王

將將盡坑之極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
感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
得程頤朱熹之書因棄官去攜家來輝州作家廟
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會學
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
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彞斯授受皆非今始聞
進學之序旣而盡室依樞以居樞仕至翰林學士
承旨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衡幼有異質

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刀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寤既逃難岨嶮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力踐言動必揆諸義後仕至集賢大學士年七十三卒謚文正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其父述夢神人馬載一
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騶字夢騶
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
言過目卽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
甫弱冠才器超邁自聞方寸盡得如古人者友之
初爲經學究訓詁解釋之說其歎曰聖人精義殆
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
曰我固謂其有是也卒不仕歐陽玄嘗贊因書
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雪之樂資山之勇正

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時
以世祖之譽而遇不能致之兩生身不慙麟鳳皇
固守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
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與徃也耶矣亦將從
周公孔子之後爲任聖繼絕爲來世開太平者
耶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家貧晝則負薪爲養
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
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世祖卽位以

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家爲
宋所拘留經不爲屈經爲人尙氣節爲學務有用
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傳亦
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書及
數百卷其文豐蔚家名善詩書多奇崛拘宋十
六年從者皆通於學經還宋中書討厲金
池得繫帛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鳥回首
奉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臣有言書乃經
題也

楚寶諸子論次

史遷班固叙次諸子不辨陰陽儒墨後世均有譏焉
原其初旨洙泗之間儒分大小微言既絕學益多岐
喬宇崑瓊溝猶區晉譬之朱門甲第舍而弗居於市
肆中自占一隅而號於人曰我華胄之子也人亦孰
從而別識之哉是則儒効之不彰不能與縱橫名法
家爭固非一日矣楚自鬻熊子爲文王師始有子書
然其語惟賈長沙時時稱述之他亦罕聞其後柱下
之老滕園之莊皆產于楚而子之書始爲經然老與

孔子同時莊與孟子同時未聞孔孟攻老莊則老莊
之書斷乎其未可廢也若夫鬼谷爲儀秦所竊鴟冠
祖黃老用世老萊亢倉各有所託以行其書真僞相
半吾誰與語庶幾陸生可起索中之裝猶可值千金
云述諸子第十二凡一卷

諸子一

鬻熊

老子

莊子

鴟冠子

鬼谷子

亢倉子

陸賈

楚寶卷二十三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侄賡春較訂

諸子

鬻熊

鬻子名熊芊姓季連之苗裔也年九十始見文王王
曰噫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若使坐策
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鬻子二十二

篇

晁氏讀書記曰鬻子一卷按漢志云爲周師自文
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
四篇唐逢行珪註永徽中上於朝叙稱見文王時
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
歲矣

高氏子畧曰鬻子書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
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

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讓又曰鸞
鳥將擊卑飛翮翼武狼將擊耳俯伏聖人將動
必有愚色尤決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
經緯然其書辭意太畧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
爲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緝者乎太公又曰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唐貞元間柳
伯存嘗言子書起于鸞熊此語亦佳因錄之
楊用修曰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
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贗本無所

疑也。擬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至，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至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殆；軍兵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餒。

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
闕。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
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今
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
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谷。
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爲僞書矣。曷
取賈誼書中七條傳之以冠于書，亦愈于傳廣售
僞也。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

爲綸飛者可以爲贈。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
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
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闕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
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
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
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
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

年而獲合。合七十歲。高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學。儒學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王弼州曰。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

子而儒者宗。孔子孔子之教。蓋萬世人王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始所合。遂抑絕老子以爲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庸鄙詭誕者。視西來之跡。宏奇高大炫耀一世。遂不服與吾儒辨。而更竊漬其餘。潘以求與之角。而並傳。蓋豔釋迦之稱。累劫則謂在伏羲。爲鬻華子。在祝融。爲廣壽子。在神農。爲大成子。在軒轅。爲廣成子。在少昊。爲隨應子。在顓頊。爲赤精子。在帝嚳。爲錄圖子。在堯。爲務成子。在舜。爲尹壽子。在禹。爲真行子。在湯。爲錫則子。在周。

始爲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
其後猶未已也達者姑無論已前是而爲廣壽爲
大成後是而爲隨應爲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
非異代也一時而爲三子何遷逝之速也三代以
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爲而不一及也乃至謂
老子生于商爲周文王守藏吏曰熒邑子武王時
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爲經成子遂西游流沙
康王時復遊曰郭叔子昭王復西遊云云蓋又傳
會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

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釋迦之
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
人以為長人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惟且駭者
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至聖也。其化
而為太上靈真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
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絀而指為異端者。又可笑
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體至虛而不無其用。廣大
而能其跡。精以治躬。麤以治天下。取之固逢原
矣。大道廢有仁義。仁惠由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知○言○哉○君○子○之○于○世○甚○無○樂○
手○其○名○也○仁○義○也○孝○慈○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
有○之○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者○絕○其○名○復○者○
復○其○實○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解○其○文○義○
而○妄○爲○之○關○苟○卿○氏○所○謂○賤○儒○也○
聖○緒○按○玄○妙○內○篇○真○靈○位○業○諸○書○載○老○子○事○頗○多○
詭○誕○且○多○託○西○方○化○跡○以○尊○大○老○子○非○道○德○之○意○
此○俱○不○取○

楚苦縣考

按苦縣卽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也其地尙有苦
縣城舊屬西楚水經注曰潁水逕苦縣故城南至
潁鄉老子廟東中有九井又有李老母廟在老子
廟北廟前有李母塚

莊子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與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實事。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勑。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罷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重刊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狐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靈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宋子語錄曰。莊子與孟子同時。却不曾相遇。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只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聖楷按。今鳳陽臨淮縣有莊子墓。定遠縣有漆園。靈璧縣有鐘

山、上、有、南、華、觀、云、周、嘗、隱、此、其、地、戰、國、時、屬、楚、或、
云、蒙、卽、今、蒙、城、縣、然、未、確、

譚、元、春、遇、莊、序、曰、童、年、讀、莊、未、有、省、也、十、五、年、間、
凡、六、閱、之、手、嘗、出、沒、微、殊、昔、觀、其、間、四、閱、本、文、一、
閱、本、文、兼、郭、注、一、閱、郭、呂、注、旁、及、近、時、焦、陸、諸、注、
又、回、旋、本、文、撰、遇、莊、總、論、三、十、三、篇、如、其、篇、數、益、
歎、是、書、那、復、須、注、不、易、之、言、也、注、彌、明、吾、疑、其、明、
注、彌、貫、吾、疑、其、貫、閱、莊、有、法、藏、去、故、我、化、身、莊、子、
坐、而、抱、想、默、而、把、筆、泐、然、而、游、昧、昧、然、涉、我、盡、莊、

現○循○視○內○外○其○有○不○合○者○聽○於○其○際○與○其○數○如○咒
咒○物○物○利○咒○止○又○如○物○獲○咒○益○不○斲○咒○故○因○而○遇
之○芒○昧○何○極○口○弄○物○外○之○言○手○弄○世○外○之○事○稽○厥
行○藏○伊○可○恥○也○龜○精○枯○魚○心○迹○超○然○因○而○遇○之○情
染○一○洗○於○物○中○爲○人○人○中○爲○男○豈○如○木○梗○隨○水○遷
流○豈○如○落○英○隨○風○近○遠○不○發○大○寤○自○同○蟲○豸○何○往
何○來○念○之○悲○動○因○而○遇○之○雞○鳴○不○已○洞○天○恭○散○雲
霞○周○身○實○不○可○塞○闕○不○可○扃○扃○而○塞○之○魂○魄○焉○宅
昏○瞶○目○恬○氣○伺○厥○升○降○因○而○遇○之○廣○成○而○語○億○物

者傷。蓄人者蓄。鵬飛蝶息。不出人間。因而遇之。其
老易之旨。平靈。晦勿宣。靈誤勿鑿。靈斷勿紉。紉刺
我指。如夢。古人語。半分手。因而遇之。空牀不寢。文
理。潦倒。莊騷同思。我愛天問。滾滾如訴。薄暮雷電
卽記其事。前絲後絲。總不相連。玆談羊蟻。胡乃及
魚。見魚書。魚想亦如是。因而遇之。以破吾拘。至巧
者。化工人。敢推拙。仰而思天。靈不怪絕。瞻彼小草
葉。葉染采。小蟲跂跂。其殼青黃。天地大文。亦旣工
此海。入其塘。嶽入其脯。無小無大。愛玩終日。因而

遇○之○字○句○我○師○彼○笑○且○侮○此○怒○而○爭○侮○者○又○笑○我○
寓○言○耳○父○前○不○拜○抱○頸○以○嬉○不○揖○密○執○跳○弄○酒○歌○
豈○曰○可○咎○他○人○反○恭○莊○不○云○乎○大○親○則○已○矣○因○而○
遇○之○詆○訛○何○有○昔○客○有○從○子○問○莊○者○曰○已○哉○止○哉○
誣○莊○者○自○誣○注○莊○者○自○注○十○夫○之○灌○漑○不○如○細○雨○
之○滲○漉○端○居○絕○念○可○以○一○遇○遂○步○追○迫○忽○失○其○處○
予○應○之○曰○是○也○雖○然○子○既○化○身○為○莊○矣○遇○莊○者○夫○
豈○予○哉○且○夫○景○純○有○筆○入○夢○求○還○輔○嗣○玄○理○出○塚○
相○告○精○文○妙○道○神○鬼○所○戀○如○此○吾○不○忘○莊○莊○必○繞○

吾景宇夜池剗剔吾膺臆濕吾硯往來不絕豈但
遇也

聖楷曰若以文字說莊未有快如譚子此篇者雖
然且置是事試看憨山道者發明趣向其言曰看
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
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
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真真實實
看得身為苦本智為累根自能藜形釋智方知此
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入情

一。一。觀。透。虛。懷。處。世。日。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
老。真。實。逍。遙。快。活。資。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
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
治。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
言。文。字。相。求。故。大。不。相。及。要。且。學。跡。狂。之。態。者。有。
之。未。見。有。以。諱。避。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
希。矣。真。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鵞冠子

鵞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鵞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諤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鵞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諤絕

韓愈讀曰鵞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利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

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陸佃解注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踏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未流迤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

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聞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高氏子畧曰：列仙傳曰：鵬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道家事，則皆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鬼谷子

鬼谷子西周楚人受道于老君居遠安嘗入雲夢山採藥服之顏如童蘇秦張儀受業三年辭去鬼谷子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後不知所終

袁淑真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

御折其枝，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蔭，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高氏子畧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

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

聖楷按隋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隱于鬼谷又續仙傳曰鬼谷子卽玉誦也得道爲地仙此諛詞不足信大抵諸子姓氏

多半採入神仙於此益見方士之陋

雲夢山考

按蘇子由寄題清溪寺詩自注云在峽州鬼谷子故居日華瑣碎錄曰峽州玉泉鬼谷洞前有叢竹竹葉有文成符葉葉不同佩之可以辟患今荊州遠安縣西南六十里有雲夢山峯巒聳翠一名清溪山有鬼谷洞是其遺址也遠安原屬峽州又史記索隱云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者非

元倉子

元倉子襄陽處士王士源所撰也。其自叙云：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恒嶽，咨求遁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玉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元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冢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瞻至晁氏讀書記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元、蔡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元、蔡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

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充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充桑子爲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充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遮詆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燦註。

高氏子畧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老氏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靈其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褒乃越世好道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聖楷按子書之偽不獨一亢倉子也但亢倉子爲楚人所撰其書空屬之楚故詳采諸論與其自叙

使讀者有所攷焉。又王士源高氏作王褒。或者士源以字行耶。晁氏又作士元。此是聲訛。併正之。

陸賈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應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

起巴蜀鞭笞天下。刳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
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
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
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
王安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
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
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
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
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會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

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疆
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轡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
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
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
中國何渠諳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賜陸生索中
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

臣奉漢約。變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君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

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
事欲王諸呂與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
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
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
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
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
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呂
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王危劉氏右丞相

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

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譽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詔在南越，詔中陸生竟以壽終。

鍾伯敬曰：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

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勅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
 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
 乃起而有為。其一說尉佗為漢服遠人。其一奏新
 語為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
 勃以誅諸呂。為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
 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為賈奮身揆策之
 始。意不能無所為。而又不欲為諸臣之所已為。其
 有所不為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
 能而已。抑亦置其身于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

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
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
亨○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
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
王○臨○朝○欲○王○諸○呂○與○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
生○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
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于○胸○中○
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卽○劉○氏○之○人○亦○不○

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誅國名言。身爲侯鯖不出杯杓筐匪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不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于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

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魯○之○功○
止○可○當○一○婁○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
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于○
此○也○

聖○稽○曰○陸○生○具○大○奇○智○辨○才○兩○番○使○越○皆○如○意○旨○
交○驩○平○勃○卒○誅○呂○安○劉○功○伐○偉○然○且○夫○漢○高○當○馬○
上○歌○風○之○時○生○獨○陳○說○詩○書○不○襲○秦○故○其○視○叔○孫○
通○董○何○嘗○霄○壤○哉○苟○人○有○云○新○語○未○奏○之○先○而○帝○
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漢○

之。文。教。實。實。啓。之。子。友。鍾。子。謂。生。蓋。英。雄。有。道。術。
而。始。以。辨。士。自。晦。知。言。哉。子。故。以。爲。諸。子。中。之。麟。
鳳。也。

楚寶孝友論次

孝庸德也人以其庸而忽之故奇孝著焉嗟乎孝又何能奇也吉甫一信其妻而伯奇放楚康三泣其臣而棄疾死石奮不以父廢法莊善不以祿私親其秉志操心蹈禮中節千載而下未有能知其委曲者也至于宵火伏棺捕魚泣筭舐盲嘗糞負土成墳往往至情所發通于神明又豈有希覬行善之心哉乃後世殘忍者動以割股剖肝爲苦孝而疑之是使血誠之子不及羊身飾僞之兒等干曾聞天經地義於斯

抵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何怪同氣之相戕而友于
之義罕有聞也予傷之痛之述孝友第十三凡一卷
孝友一

尹伯奇

秦疾

伍尙

石奢

莊善

申鳴

申喜

古初

孟宗

庾黔婁

韓係伯

柳霞

樂頥

雙恭貞

孫曾濟

王玄紹

力僧護

尹忬

龐天祐

陳道周

孫景修

丁維舉

周古象

劉琦

楚寶孝友論次終